駁案彙編

山東司

一起爲請

旨事先據山東巡撫國泰咨稱夏津縣李化爲毆逼李殷氏趙梅氏等投河身死一案緣李化爲與無服族兄李照同庄居住李照向係拉舡外出遺妻殷氏在家獨處殷氏時浼李化爲代買薪米常相往來隨于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即與殷氏調戲成姦嗣後乘便姦宿不記其次李照並不知情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李化爲

撞遇同庄趙有賢之妻梅氏拾柴誘至高粱地內亦調戲成姦以後時赴梅氏家宣淫無忌趙有賢利其貲助知情容隱四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傍晚李化爲至趙梅氏家閒談時李殷氏亦在趙梅氏家紡花總因天黑李化爲囑梅氏點燈梅氏即赴東隣侯士龍家討火李殷氏亦因天晚回家李化爲尾隨其後殷氏出至門外適遇師九經過殷氏向問師九隨聲答應梅氏攜火踵至見師九帶有烟袋給火吃烟彼此各散

李化爲又隨梅氏回至其家以該氏遇火與師
九吃烟疑其有姦向梅氏查問梅氏答無其事
李化爲㨪以師九家道稍裕起意訛詐商分梅
氏誣賴師九黑夜在街調戲並邀殷氏作證梅
氏未允李化爲聲言毆打梅氏素懼伊惡勉強
喚殷氏至家告知前情殷氏亦不允往李化爲
强令偕至師九家中卽以在街借火吃烟調戲
梅氏等語向其誣賴師九因其憑空誣揑卽令
梅氏殷氏質證梅氏殷氏均稱並無其事李化

為因不遂其意將梅氏殷氏嚷罵並各掌批其頰又將勸解之師九摔跌在地並逼梅氏殷氏死在師九家中欲令師九畏懼央求以便乘機索詐經趙成勳等聞嚷解勸適李化為之叔李靜旋亦趕至將李化為喝斥回家師九之妻周氏將梅氏殷氏勸解梅氏等卽將李化為意在訛詐今未遂意將來必將伊等尋衅生事俱欲投河自盡向周氏言及周氏再三勸慰親送各該氏而回詎梅氏殷氏被李化為毆罵恐其尋

畔忿懼交廹卽于是夜各自投河殞命而九因
聞伊妻周氏述梅氏等向告之言心疑未釋卽
于次早尋覓李照堂叔李典並梅氏之夫趙有
賢前赴河岸找尋于二十三日尋獲梅氏屍首
具報到縣經縣查驗並撈獲殷氏屍軀詳飭
審研訊供認不諱查李化爲旣與李殷氏趙梅
氏姦淫無忌復因趙梅氏在街給火與師九吃
烟輙指爲調戲起意訛詐與同殷氏前至師九
家質證因各該氏未允不遂其欲輙將各氏毆

辱並聲言令各死于師九家中復將師九危言嚇斥蠱圖訛詐以致梅氏殷氏忿懼交迫投河殞命雖威逼致死二命並非一家但因訛詐逼斃二命情殊兇横若照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良人例擬以極邊四千里充當苦差不足蔽辜李化爲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屍親收領趙梅氏與李化爲通姦本夫趙有賢訊係知情縱容趙有賢合依縱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姦夫姦

婦各杖九十律應杖九十折責三十五板所得李化爲雲皇賞助錢米並無確數免其追繳趙梅氏李殷氏與李化爲通姦業已投河身死俱毋庸議李殷氏之夫李照訊係並非知情縱姦且外出未回應與訊無調戲梅氏之師九均毋庸議等因咨部經臣部以兇惡棍徒生事行兇問擬發遣之例係專指無故擾害良人者而言若致成人命之案則當核其情節治罪干法始無輕縱此案李化爲先與無服族嫂殷氏通姦

繼又與趙有賢之妻梅氏姦好嗣因梅氏在街與同庄居住之師九向火吃烟該犯即起意訛詐師九勒令梅氏誣賴師九黑夜調戲並令殷氏作證梅氏等懼怕李化爲兇惡勉强允從繼因梅氏等據實說出並無其事即行嚷罵掌毆並逼該氏等死于師九家中欲令師九畏懼央求以便乘機索詐該氏等心知李化爲訛詐未遂將來必致尋吽生事忿懼交迫各自投河殞命細閱案情該犯李化爲始則恣意姦淫後復

指使姦婦以誣姦爲由肆其訛詐以致逼斃二
命實係兇惡目無法紀今該撫僅照棍徒擾害
例問發加遣而置逼斃二命之重情于不議揆
之情法殊未允協未便據咨率覆應令該撫另
行妥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
撫咨稱查例載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
非一家至三命以上者發近邊充軍若一家三
命以上發邊遠充軍仍依律各追給埋葬銀兩
又例載豪強兇惡之徒恃財倚勢因事威逼挾

制詈辱命平民寃苦無由情極自盡致死一家三命以上者擬斬監候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擬絞監候如無前項情節仍照例分別擬軍各等語該縣前因李化爲與趙梅氏等姦好欲訛詐師九銀錢乗梅氏給火與師九吃烟即逼令梅氏殷氏同至師九家中誣指師九調戲夤圖訛詐因梅氏等不允誣認該犯未遂所欲輒即用言恐嚇將梅氏等毆辱以致梅氏殷氏情極投河殞命衅實起於訛詐

致死並非一家且被逼致死者均係犯姦之婦
並非良人又與因姦威逼致死之律不符是以
將該犯照棍徒擾害例擬軍從重改發黑龍江
給披甲人為奴第查兇惡棍徒生事行兇問擬
發遣之例原係專指無故擾害良人者而言今
李化為始則恣意姦淫後復指使姦婦以誣姦
為由肆其訛詐業已逼斃二命前將該犯照棍
徒擾害例問發加遣而置逼斃二命之具情于
不議誠如部示問擬實未允協第遍查律例內

並無姦夫逼令和姦之婦誣姦訛詐不遂將姦婦毆辱以致各姦婦被逼自盡非一家二命作何治罪明文自應仍照威逼人命致死問擬李化為應改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依律追給埋葬銀兩發近邊充軍例應發近邊充軍查該犯姦淫訛詐逼斃二命情殊兇橫僅擬因事威逼人命致死問擬近邊充軍不足蔽辜應請從重改發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為奴照例刺字仍於該犯名

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尸親收領等因前來
臣等查此案前據該撫將李化爲一犯照兇惡
棍徒生事擾害例擬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
爲奴經臣部以棍徒生事行兇問擬發遣之例
係專指無故擾害良人者而言若致成人命之
案則當核其情節治罪于法始無枉縱此案李
化爲始則恣意姦淫後復指使姦婦以誣姦爲
由肆其訛詐以致逼斃二命負罪兇惡目無法
紀僅照棍徒擾害例問發加遣而置逼斃二命

之重情于不議擬之情法殊未允協當經駁飭
另行妥議去後今據該撫改照因事用强毆打
威逼人致死律擬軍改發伊犂爲奴等因咨覆
到部　臣等伏查李化爲與殷氏等先後調戲成
姦嗣因走至梅氏家閒談見梅氏在街與同庄
居住之師九給火吃烟初疑有姦繼而思及師
九家道稍裕起意訛詐嚇令梅氏誣賴師九黑
夜調戲併强逼殷氏作證追强令偕至師九家
中而梅氏等不肯昧心均稱並無其事該犯因

梅氏等不肯誣證大仵其意即將梅氏殷氏毆
打逼令死于師九家中該二氏素知李化爲兇
惡今既大忤其意當面毆詈不死亦必遭其毒
手是以忿懼交廹當夜偕各投河殞命是此二
婦之死即死于李化爲令其死在師九家中之
一語也查李化爲與梅氏等雖係和姦但因欲
訛詐平民即挾梅氏等被姦之短設計圖謀嚇
令誣證嗣因不遂其意輒逞兇將該二氏毆逼
斃命核其圖詐逼斃二命之情其始仍因姤姦

李化爲

起釁其繼則以忤意逼斃且斃至二命情罪尤重似此淫兇不法強橫已極之徒若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律問擬加遣殊屬寬縱李化為應比照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所有錯擬罪名之承審各官應候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辦理至該撫前咨內稱趙梅氏與李化為通姦本夫趙有賢訊係知情縱容應照縱容妻妾與人通姦律杖九十折責三十五

板李殷氏之夫李照訊非知情縱容且外出未回應與訊無調戲梅氏之師九均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再此案臣等因該撫所審情節業已明確惟定罪未能平允是以即由臣部改正未經再行駁審以免拖延合併聲明等因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奏十一日奉
旨依議其錯擬罪名之承審各官着交部察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彰明縣審解蕭文翰等疑竊嚇逼李孫氏縊斃二命一案先據四川總督文綬疏稱蕭文翰與魏榮胡榮思均籍隸安縣與彰明縣民李應瓏素不認識緣魏榮業內竹箐屢被偷竊僱蕭文翰胡榮思在林邊搭棚看守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四更時分適李應瓏約同陳一貴秉有月色各負背兜赴安縣炭廠買炭經過蕭文翰疑係竊箐喊拏李應

瓏在前行走恐被覊延隨即奔逸魏榮等當將陳一貴拏獲陳一貴告知隨同曉灞居住之李應瓏赴廠販炭均非竊賊蕭文翰因陳一貴帶有背凳李應瓏又即跑避疑為夥賴欲就近擒獲李應瓏一同報究魏榮等允從于二十三日將陳一貴押交飯店楊昌茂看守同赴彰明縣曉灞尋至李應瓏家查問買炭未回蕭文翰恐係隱匿聲稱李應瓏偷奔逃回稟差着落家屬要人胡榮思魏榮亦各隨聲附和經鄰婦曠王

氏代爲分辯蕭文翰恐係串揑又以明日查來無人耍拏家屬真究之言恐嚇而回李應龍之妻李孫氏畏懼哭泣以伊夫外出未歸曾否行竊不能立剖慮被拏送到官出醜子女幼小無人管顧亦經曠王氏勸慰各寢詎孫氏即于是夜用繩拴繫橫樑結套先將子女酉齡妹兒抱入套內縊斃自亦投繯殞命次早曠王氏驚見喊鳴保隣報驗獲犯屢審供認不諱查魏榮竹笋被竊業經勘明確實其僱工蕭文翰因李應

瓏等黑夜路過疑竊有因及至其家查問亦止
隨口揑稱奉差查拏恐嚇並無詐贓及恃強凌
逼情事與有心假差平空誣良嚇詐者有間但
蕭文翰等既獲陳一貴詢非竊賊乃以疑似之
情輙欲並獲李應瓏具報用言恐嚇致令李孫
氏畏累將子女縊死亦自投繯情同誣告致死
將蕭文翰比照誣告人拖累致死一二人者擬
絞例擬絞監候魏榮等擬流等因具題經臣部
查家強兇惡之徒恃財倚勢因事威逼挾制窘

孱令平民寃苦無申情極自盡致死一家三命以上者例應斬候此案蕭文翰因疑李應瓏行竊竹笋尋至其家查拏未獲捏稱李應瓏偷笋犯案逃回奉差查緝並以無人要拏家屬莫究之言恐嚇以致李應瓏之妻孫氏被逼情極先將子女酉蠻妹見懸吊致死始行自縊殞命細核案情李應瓏等雖係黑夜携鐙行走但止在蕭文翰林邊經過並未走入竹林追蕭文翰疑賊喊拏李應瓏恐被攔阻驚延急趨奔逃其時

竹筍並未失竊本無贓據可憑且據趕獲之陳
一貴已將隨同李應瓏赴廠販炭均非竊賊之
言從實告知儘可釋疑息事乃蕭文翰輒以毫
無指實之竊情必欲搜尋拏獲比至李應瓏家
查問未遇即硬誣以偷筍逃回並以無人即行
查拏家屬之詞恐嚇其為有意假差嚇詐情節
已屬顯然即使蕭文翰並未索贓實止意圖報
究而當其危言嚇逼登令無辜之李孫氏既慮
天出難剖竊情又懼到官必致出醜種種冤苦

情極無申先將子女縊斃以絕顧慮旋即自行
投繯是一家三命遭此奇慘實由蕭文翰倚
威逼挾制窘辱所致今該督將蕭文翰照誣告
人拖累致死二三人例擬以絞候不待案斷不
符且于情法未爲允協事關斷絞罪名出入未
便率覆應令該督詳核案情細繹例義另行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督文
綬疏稱遵照部駁覆加查核蕭文翰等黑夜防
守竹筍陳一貴等從林邊經過捕獲告知並非

竊賊其時竹笋並未被竊乃蕭文翰因李應瓏慌張冉逸必欲根究尋至李應瓏家查問下落因其未回誑稱李應瓏已經犯竊提差恐嚇胡榮思魏榮亦各隨聲附和李孫氏慮及夫回無期曾否行竊不能立剖又懼到官出醜情極無申先將子女縊斃以絕顧慮後亦投繯自盡一家連斃三命實由蕭文翰恐嚇所致前擬絞候實未允協將蕭文翰改依威逼致死一家三命例擬斬監候魏榮等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蕭文翰合依豪强懸
徒因事威逼挾制窘辱令平民寃苦無申情極
自盡致死一家三命以上者斬監候例擬斬監
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督既稱魏榮胡榮思
仍照原擬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配所折責安置李應瓏陳一貴究非竊正
賊應行省釋魏榮被竊竹筍飭令安撫緝獲另
結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完結查魏榮胡榮思雖
事犯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該犯等因聽從蕭文翰假差誣拏致李
應瓏之妻孫氏情極先將子女勒死並自縊身
死情節較重應均不准其减等竊正賊免其
緝拏等因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題三
月十六日奉
旨蕭文翰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附修改妻妾逼迫夫至死條次新例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山陽縣民婦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縊身死一案據原任江蘇巡撫吳壇疏稱緣倪顧氏于乾隆四十一年再醮與倪玉為繼妻倪玉有前妻所生之子倪四子因顧氏平日待其刻薄常相吵鬧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倪玉見四子棉襖破爛欲將自己棉襖給穿顧氏不容而止迨至晚間倪玉又見四子棉被單薄復給棉襖嚷罵并有無毋命苦之言

顧氏聽聞吵嚷倪玉令四子往接伊妹楊倪氏
至家欲將四子交其撫養楊倪氏應允而回二
十五日早倪玉令四子起身前往楊倪氏處並
給錢販賣燒餅度日顧氏又不相容倪玉斥罵
顧氏回詈倪玉拳毆顧氏左胳膊并抓住顧氏
項頸拉其下床顧氏咬傷倪玉左手腕倪玉又
用拳毆傷顧氏左腿脥顧氏喊罵倪玉復用頭
撞傷顧氏右眼胞并右腿脥顧氏暈跌在地倪
玉因頭撞顧氏致傷偏右詎倪玉因妻不賢氣

忿莫釋乘間自縊殞命比倪四子同楊倪氏至
家驚覺業已解救不及報縣驗訊審供不諱査
此案倪顧氏刻薄前妻之子不容給衣禦寒又
不許給本堂生反目詈毆以致伊夫倪玉氣忿
投繯是倪玉之死實由倪顧氏不賢逼迫所致
倪顧氏應依例擬絞監候奏請
定奪等因具
題前來査例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
至篤疾律擬絞奏請

定奪又律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各等語此案倪顧氏係倪玉繼妻因薄待倪玉前妻之子倪四子常相吵鬧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单寒欲送往伊妹楊倪氏家撫養并欲給錢營生顧氏又不相容兩相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極自縊殞命是倪顧氏居心悍刻致夫自盡自應照律擬以絞決請

旨定奪今該撫將倪顧氏擬絞監候與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妻逼迫夫致死者比依毆夫至篤疾

絞決律擬絞立決奏請
定奪該撫旣稱倪四子並無族分應聽其跟隨楊倪
氏度日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
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旨顧氏著卽處絞餘依議欽此
刑部謹
奏爲遵
旨酌議具奏事內閣抄出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
六日奉

上諭刑部議駁原任江蘇巡撫吳壇審題倪顧氏逼廹伊夫倪玉自縊身死一案該撫將倪顧氏照逼夫致死例擬絞監候與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一本部駁甚是已如所議行矣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同列三綱所關綦重律載人子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者皆處以立絞豈婦之於夫竟可從輕令乃逼廹其夫致令自盡此等潑悍之婦尚可令其偷生人世乎此案倪顧氏薄待倪玉前妻之子致相吵鬧

已失婦道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单寒欲給錢嘗生
顧氏又與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極自縊殞命兇
悍如此該撫僅擬絞候豈明刑弼教之意乎律既
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本屬允當乃例又載妻
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奏
請定奪之條以致引用爭混殊未妥協着交刑部
將此例另行妥議改正通行此案係吳壇審擬具
題吳壇在刑部司員任內辦理案件最爲諳練不
應援引失當若此使其尚在必將伊交部嚴加議

處至臬司爲刑名總匯塔琦亦由刑部出色司員
簡放審擬此案失於寬縱殊屬非是塔琦著傳旨
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整飭綱常明允協中之至意臣等除遵
旨通行各省督撫外查律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
又例載妻妾逼廹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
疾律絞決奏請
定奪等語蓋妻妾於夫服屬最尊誠如
聖諭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名分至重以妻而逼廹

其夫致令自盡犯尊滅紀豈可復令偷生故定

例比依妻毆夫至篤疾絞決律定擬毆夫至篤

疾本律係屬絞決則比依此律者自應定擬絞

決所以正綱常而儆悍惡也但查毆夫至篤疾

律內載有絞決字樣而逼迫夫致死例內則云

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絞奏請

定奪例內並未明言絞決問刑衙門引用旣易牽混

事理亦滋舛謬

聖明照見其謬混實由於此臣等遵

旨悉心酌議除律內毆夫至篤疾者絞決係毆夫至篤疾專條仍請照舊存留外其條例內逼迫夫致死比依毆夫至篤疾律等句及奏請字樣俱行刪去另立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擬絞立決專條庶援引得免錯誤而立法益昭明備矣恭候

命下臣部於例冊內遵照改正並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行為此謹奏請

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西司

一起爲截路强姦等事會看得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氏和息後唐陳氏與唐惠志先後服毒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姚成烈咨稱緣陳正仁與唐惠志之妻陳氏鄰村居住素相熟識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唐陳氏因已田缺秧向鄰村張經志家買秧二十束裝入筐內肩挑而回陳正仁見陳氏少艾蘿筐內秧色不一上前扯住秧筐查問唐陳氏答以

買自張姓陳正仁戲摸唐陳氏臂上一下唐陳氏棄擔嚷罵回家經伊夫唐惠志投保赴廟理論陳正仁不能隱賴遂自認摸臂調戲唐陳氏捏稱失落首飾三件勒令陳正仁賠償遮羞錢二千文又出賠禮錢二千文交唐惠志求息唐惠志慮及經官露醜受錢完和寢事迨後唐陳氏因被村童出言恥笑於七月二十四月往告伊母陳賈氏追怨伊夫不應得錢和息致被村童恥笑難以做人詎唐陳氏潛服毒草延至黃

將時毒發身死陳賈氏埋怨唐惠志不應得錢私和致伊女羞忿自盡唐惠志見妻死悽切又懼究出得錢私和治罪尋取伊妻遺存毒草亦即自服身死旋經保約梁浦等告知陳正仁之父陳俊階令其出錢十千超薦陳俊階應允因一時乏錢未及付給復經陳賈氏首報審認不諱將陳正仁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發近邊充軍至配所杖一百等因咨部經臣部查辦理自盡命案必須究明實在致死緣由按照

律例定擬照罪名另無枉縱此案陳正仁向唐惠志之妻唐陳氏摸臀調戲唐陳氏嚷罵回家告知伊夫卽投保正理論陳正仁不能隱賴自認調戲屬實唐陳氏揑稱失落首飾三件勸合賠錢二千文陳正仁懼罪求息認賠首飾如數交錢又出賠禮錢二千文唐惠志得錢和息一月之後唐陳氏因被村童恥笑歸告伊毋陳覃氏追怨伊夫不應得錢和息致被恥笑難以做人懷忿服毒身死唐惠志因見妻死慘切並慮

及到官究出得錢私和治罪亦卽服毒自盡細
核案情唐陳氏不死於初被陳正仁摸臀調戲
之時而死於事隔一月因被村童恥笑之後誠
與一經調戲立卽捐軀者稍有區別但據伊毋
陳章氏所述唐陳氏追怨伊夫不應得錢和息
致被村童恥笑難以做人之語是該氏始而雖
聽伊夫私和寢事終有不甘受辱之心其一月
之後身死究由陳正仁調戲羞忿所致該撫若
以事隔一月恐其中另有致死別情亦必須詳

細究明其故務使供証確鑿方成信讞今查原
咨內稱出言恥笑之村童係不識姓名孩童無
從提質是該氏因被村童恥笑之處雖無確據
而該氏聲言難以做人之語現據其母陳覃氏
所供甚明則其始終因被陳正仁調戲羞忿身
死已無疑義雖本夫唐惠志之死固屬私和畏
罪而推其致死之由亦因陳正仁調戲伊妻而
起乃該撫將陳正仁僅比照尋常威逼致死二
命例擬以軍罪殊未允協事關調戲致釀一命

未便草率覆結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遴員提犯研訊各供前情不諱再三究詰委無別情查陳正仁調戲唐陳氏事雖和息後被村董恥笑唐陳氏觸起前忿服毒身死誠如部駁究由陳正仁調戲羞忿所致及本夫唐惠志之死固屬私和畏罪推其致死之由亦因陳正仁調戲伊妻而起致釀二命前將陳正仁擬軍誠未允協惟查陳正仁所犯情事律例內究無作何治

罪明文自應遵例比附定擬將陳正仁比照但
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陳正仁調戲唐陳氏事雖和息後被村
童恥笑唐陳氏觸起前忿羞愧莫釋服青自盡
是其始終因被陳正仁調戲羞忿身死已無疑
義陳正仁正與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之本
例相符並非援引比照陳正仁合依但經調戲
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再該撫
疏稱查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據何煟奏婦女因調姦羞忿自盡案情不一請
將旌表之處分別核定一摺於事理未爲允當向
來辦理調姦之案其婦女因懷羞忿激烈捐軀者
即予建坊入祠原所以維持風化何煟此奏請分
別婦女之條其意不過以爲示之限制婦女輕生
者或可因此稍息藉以搏取陰功仍伊喫齋念佛
之本念所見殊小閨閫之內情僞微曖原難一轍
或妻女本不欲死而夫與父母相逼而成者亦不
能保其必無但著爲律令明示區別豈善書所欲長

河 陳正仁

之意所奏毋庸更交部議着傳諭各督撫嗣後審
理調姦案件或有如何煟所奏張成冀三春等案
情節務虛衷研鞫審得實情另於本內聲明候朕
酌量辦理可耳不可定為例且例亦不能賅部亦
難于辦也着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何煟
摺一併抄寄閱看欽此欽遵在案此案唐陳氏被
陳正仁調戲和息後唐陳氏本無欲死之心因
被村童恥笑觸起前忿自盡與激烈立即捐軀
明志者有間相應附疏聲明等該查乾隆三十

五年河南巡撫富尼漢具題汾陽縣畢成強姦
緦麻服嬸母畢王氏未成致氏羞忿自縊身死一
案該撫疏稱畢王氏雖被畢成圖姦未成但相
隔已二十餘日後因畢發田上門對質以致畢
王氏愧忿自縊實係相激而成與當時捐軀明
志者有別毋庸議請
旌表等語經禮部會題請
旨毋庸議
旌在案今唐陳氏被陳正仁調戲身死一案據該撫

疏稱唐陳氏本無欲死之心迨和息後延至一月之久因被村童恥笑觸起前忿自盡與激烈立即捐軀明志者有間等語其

旌表之處應毋庸議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題二十六日奉

旨陳正仁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西按察使臣富躬跪奏爲據實陳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一介庸愚毫無知識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臬司重任刑名專責一切罪名輕重

應求切當未敢稍事疏忽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忠之妻唐陳氏和息後夫婦先後服毒身死一案緣唐惠忠之妻赴田買秧被陳正仁乘間調戲投告伊夫保約赴廟理論陳正仁直認調戲屬實唐陳氏捏稱失落首飾勒令陳正仁出償遮羞賠禮錢文唐陳氏夫婦收受和息追一月之後唐陳氏因被村童恥笑追悔抱忿往告伊母陳覃氏解勸回家潛行服毒身死屍母陳覃氏埋怨

盧惠志不應得錢和息致女自盡盧重光覓妻
已死又攫兇出得錢和息復罪雖亦服毒身死
報經前任北流縣病故知縣鄭嵩奉審將陳正
仁依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由
該州覆訊照擬詳解到司　臣檢查歷年各省審
辦此等調戲和息後本婦羞忿自盡部駁成案
均係罪止滿流本案因連斃二命恐情罪易干
出入當經詳委前任桂林府今陞廣東糧儲道
杜琮會同在省之前署鬱林州知州覺羅福隆

泰督同臨桂縣知縣趙廷鼎調加審擬仍將陳
正仁照原擬絞候招解到司臣查核凡遇羞忿
自盡之案本婦出自激烈捐軀並無日久明志
之理唐陳氏始以捏稱失物勒賠遮羞本無欲
死之心繼因村童恥笑事隔一月追悔輕生而
本夫唐憲志亦究由岳母出言埋怨私和畏罪
自盡臣一時愚昧之見以爲與尋常羞忿自盡
者有間將陳正仁改依因事威逼一家二命例
發近邊充軍具詳咨部旋准部覆以唐陳氏與

伊夫唐惠志之死由陳正仁調戲蕭氏所致事
關一命未便率結駁令再加詳審妥擬等因行
司轉行原審各官遵照部駁將陳正仁仍改照
擬絞監候詳解核題准到部覆奉
旨陳正仁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欽遵在案並行令將承審府州縣錯擬職名開
叅等因在部臣覆核罪名駁擬絞監候實屬
允當惟承審錯誤應議職名責有攸歸伏思臬
司雖例得免議但查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

三日經部臣議准著貴州按察使德隆條奏嗣後原擬本無錯悞上司更改失當經部駮正將該上司照例議處等語此案承審之府州縣原擬繳抵實由臣所見不到改擬草率今將並未錯悞之承審府州縣予以議處而臣係改擬先當之員因事在例前反得置身局外於心實覺不安仰懇

皇上天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昭平允理合據實

恭摺陳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不勝惶悚之至謹奏奉
上諭據廣西按察使富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氏賄和後因被村鄰恥笑追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擬絞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生本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原無慚忿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改依威逼例擬軍辦理本屬有因

並非故爲開脫至向來地方官規避處分一經邀
免便思置身局外今富明以此案係自行改擬不
肯諉過於下請交部嚴加議處尚有體面至刑部
駁改罪名仍照承審府州縣各官原擬乃因案關
二命並非爲調姦致死起見所辦亦無錯悞所有
辦理此案之臬司富明及原擬各官俱著從寬免
其交部從前此等案件凡遇手足勾引致本婦自
盡者俱按例問擬情實秋審時予勾其僅止語言
調戲者雖按例定擬俱從寬免勾此朕準情酌理

期予勿縱勿枉之意此案雖致死二命但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稍失之寬陳正仁著改發烏嚕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著即照此問擬著為令嘗躬摺並發欽此

江蘇司

一起為妻死叩驗事會看得沛縣民陳三圖姦丁桂之妻耿氏致氏羞忿縊死一案據江蘇巡撫楊魁疏稱緣陳三與耿氏係姑表兄妹服屬緦麻耿氏嫁與丁桂為妻陳三即在丁桂莊上傭工因係至戚常往探望丁桂外出遺妻耿氏獨處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初四日夜陳三起意圖姦跳入耿氏院內耿氏向問陳三以陪睡之言調戲耿氏喊罵陳三即行逃逸嘗有同院居

住之王老圍井隣人徐魯聞聲趨至詢知情由將氏勸慰而散次日丁柱回家耿氏告知前情稱欲自盡丁柱勸慰併在家住宿一夜初六日丁柱仍出外工作詎耿氏羞忿莫釋即于是日乘夫外出投繯殞命審認不諱查陳三與丁耿氏係姑表兄妹服屬緦麻耿氏雖已出嫁究係親屬查圖姦致縊凡人俱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與強姦未成一例同科則親屬有犯未便輕縱陳三應比照強姦內外緦麻以上親未成

本婦羞忿自盡例擬斬監候耿氏附請
旌表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絞監
候又強姦內外緦麻以上親未成本婦羞忿自
盡者斬監候各等語又乾隆二十四年臣部議
覆江西按察使亢保條奏酌定條例凡女之出
嫁者於伯叔兄姊以下有犯均照律服圖降一
等科罪所稱出嫁之女雖未指出外姻字樣而
外姻服屬原係包舉無遺且服制所關本宗重

于外姻斷無本宗之女出嫁降等而外姻緦麻轉無區別之理此案陳三與耿氏係外姻緦麻兄妹耿氏業經出嫁即屬無服陳三向氏調戲致氏羞忿自縊身死自應遵照定例一體降等科罪該撫將陳三比照强姦內外緦麻以上親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以斬候與例不符將陳三改照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再該撫疏稱丁耿氏守正不污捐軀明志節烈可嘉應請

旌表以維風化等語應照例准其

旌表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題十九日

奉

旨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回民糾夥共毆新例

一起爲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看得定陶縣回民張四聽從沙㩲方謀毆趙君用于途中扎死葛有先一案據護理山東巡撫國泰疏稱緣張四係荷澤縣回民與已死葛有先素不認識張四向與定陶縣回民沙振方交好乾隆四十一年春間沙振方與伊表弟荷澤縣民常耀各王資本夥販小雞生理三月間常耀將小雞一擔賒與同縣人趙君

用議定大錢一千八百文約至秋後償還沙振方並未面同經手嗣於六月十九日沙振方自向趙君用索討雜錢趙君用以雜貨係常糶賒給不應沙姓冒討並指其回鑾不達時務惡言斥辱沙振方被辱不甘起意糾毆沒忿二十日早沙振方約熟識之徧澤縣回民張四米貴臣馬三畏馬八沙開印郎沙羅鍋李三李大小查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一小郭天福等訴知情由浼令幫助張四等俱以同教被辱應允幫毆

均在村前會齊沙振方聲言趙家人衆須各帶
器械防身米貴臣等俱分執鎗刀木杆張四徒
手沙振方腰間插着屠刀復攜防夜手鎗曲銀
伊子沙大小沙二小各帶木杆一同前往沙振
方張四米貴臣沙大小沙二小先行餘俱落後
路經葛有先花地適葛有先在地修花沙振方
等圖近即在花地行走葛有先斥其踹壞棉花
上前混罵沙振方分辯葛有先拾取磚塊向擲
沙馬方閃避未中葛有先復轉身彎腰拾磚沙

振方同張四米貴臣一齊趕上沙振方用鎗扎
傷葛有先右膊側跌倒地仰卧張四隨拾磚砸
其胸膛米貴臣用所帶之鎗扎傷葛有先右腿
葛有先即指回教祖先大肆辱駡并將頭掙起
聲言拚命張四因葛有先駡其回教祖先一時
忿恨頓起殺機隨拔沙振方腰間所插屠刀扎
傷葛有先顋門左葛有先仰卧倒地不能移動
張四當將兇刃交還沙振方而逸沙大小沙二
小在場並未助毆維時和榮宗經過同吳世耀

房可行先後聞聲上前解勸撞遇馬三貴馬八沙開印李三李大小李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二小郭天福等攔住和榮宗理阻馬三貴將其幫護用刀將其頭上毆傷馬八用刀扎其腿上一下和榮宗害肩欲逃被沙開印赶上用繩拴縛牽拉復用杆毆傷其左脚面左右臂彎當路旁吳世耀勸阻之時李三用杆毆傷其右腮脥吳世耀用手支格李大小用杆又毆傷其左手指李德元復毆其左脚面一杆而散時房可行

赶至聲言不許打架被沙宗義馬大小馬二小
郭天福截住房可行畏懼轉身欲避沙宗義赶
上用刀扎其左後脇一下馬大小等幫護又用
杆毆傷其右腿經沙振方喝阻該犯等見致傷
多人心生畏懼不敢往尋趙君用各自逃匿詎
葛有先傷重移時殞命報將緝獲張四等到案
嚴審供認不諱將張四依律擬斬監候沙振方
依例擬軍從重改發烏魯木齊為奴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兇徒因事

忿爭執持刀鎗等項兇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
各等語今該護撫疏稱回民張四聽從沙振方
糾約尋毆因葛有先辱罵回教有心將葛有先
扎死應如該護撫所題張四合依故殺者斬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犯因沙振方
糾約謀毆趙君用輒敢倚恃人衆逞兇殺死無
辜之葛有先實屬愍不畏法應即入於本年秋
審辦理再該護撫既稱沙振方恩鎗扎傷葛有
先右臂合依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等項兇

器傷人例發近邊充軍從重僉妻發烏嚕木齊
爲奴等語查該犯係回民輒敢以口角微嫌糾
約十四五人各持刀鎗器械謀毆洩忿行至中
途遇田間修花之葛有先一言肇釁該犯先用
鎗扎以致張四用刀將葛有先立斃其命尤爲
兇惡依例擬軍不足蔽辜自應從重僉妻發烏
嚕木齊等處給兵丁爲奴面刺外遣二字以振
方事犯在本年五月初二日
恩詔以前但係糾眾謀毆執持兇器傷人改發新疆

爲奴之犯應不准其援減該護撫又稱米貴臣
鎗傷蕩肯左右腿馬三畏馬八沙開印郎沙羅
鍋李三李大小李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二小
郭天福等各拿刀杆毆扎解勸之和紫宗與世
耀房可行三人現在嚴行飭緝同沙大小沙二
小一併務獲查明兇器分別照例按擬另結等
語應如該護撫所題辦理再查此案回民沙振
方等結夥十五人橫行無忌現獲者止張四沙
振方二犯其米貴臣等十三人尚未弋獲此等

兇惡回民目無法紀傷人事發輒竄匿他處若不嚴緊緝拿恐此輩恃爲得計日久復萌仍復糾黨爲匪滋生事端相應請

旨飭令該護撫將米貴臣等十三犯責成各屬勒限嚴緝務獲無使一人漏網庶足以戢暴安良而振刷惡習不得因首從已獲以餘人爲無足輕重致生縱奸長惡之患抑臣等更有請者查回民獷悍性成竊刦爲匪肆無忌憚每遇謀毆之案即糾聚多人執持兇器其強橫頑狠更甚於

常人伏查定例回民結夥三人以上行竊者不分首從照積匪猾賊例改發充軍至糾衆謀毆之案則仍照律例定擬夫三人行竊尚有潛蹤畏法之心而糾黨殺人何異白晝橫行之盜乃論罪轉輕於行竊於情法實未平允今此案回民沙振方謀毆趙君用戕忿糾約回民張四等至十五人之多各執刀鎗兇器路過葛有先花地踹壞棉花因葛有先攔阻張四用刀將無辜之葛有先殺死而馬三畏等各執刀杆毆扎解

勸之和樂宗等三人各帶重傷似此聚衆逞兇不法已極若不嚴定專條實不足以懲兇暴而儆刁風　臣　等公同酌議嗣後遇有回民結夥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毆人之案除致斃人命罪應擬抵之犯仍照民人定擬外其餘糾夥共毆之犯悉照回民結夥行竊例擬軍如結夥雖在三人以上而俱徒手爭毆並無執持兇器者應於軍罪上減等擬徒至結夥在十人以上雖無執持兇器而但毆傷人者仍照三人以上執持兇

器之例定擬如此嚴定科條庶使回匪皆知畏
法斂跡而良善得免荼毒矣是否允協伏冀
聖鑒恭候
命下時臣部載入例冊并通行直省督撫府尹一
體遵行所有沙振方案內逸犯米貴臣等緝獲
之日卽照新例辦理等因乾隆四十二年五月
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為打死人命事會看得濱州民高龍毆傷辛小六身死一案先據山東巡撫法海疏稱高龍拉船為業與辛小六隔庄無嫌乾隆二年六月初六日廉家廟唱戲酬神高龍路過歇住聽戲因天氣炎暑見樹下鋪有空蓆即坐于地上乘涼辛小六醉後趨至向高龍索蓆做鈔高龍以無人敢賭不即給還辛小六氣忿即與高龍抗膀高龍憑責嚷駡辛小六即持扁擔毆破高龍

項心高龍取土掩血仍行肆罵辛小六復持擔趕毆高龍一時情急用手擊子招架適中辛小六致命偏左俱經稟報驗明傷痕各取保辜醫治高龍傷痕平復詎辛小六傷重生風延至二十一日殞命嚴審供認不諱查原毆傷輕後因生風而死者例得減等擬流辛小六雖係生風斃命但高龍執持鐵器毆有致命重傷與傷輕減等之例不符將高龍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查例內除執持兇器毆有致命重傷或

金刃連戳數傷仍照例擬抵外其原毆傷輕不
至于死因傷風而死或因他病而死者將毆打
之人免其抵償減等發落等語但例載傷輕傷
重字樣原指被毆傷痕而言葢手足他物均能
毆人成傷未可以毆係手足即指爲輕傷毆係
鐵器他物即指爲重傷至被毆之後有因傷風
他病身死則愈當酌其傷之輕重按律科斷故
所毆雖係致命之處尤必視其受傷深重實足
致死方以傷重定議今高龍以手擊子毆傷辛

小六偏右越十五日生風身死該撫旣稱辛小六因風斃命又稱係鐵器重傷與減等之例不符等語夫辛小六果因傷重身死自應將高龍照律定擬若驗係因風斃命原毆實非重傷自應准其減等再生風身死必驗有口眼鼻準人中歪斜等項情形疏內亦未聲明則所云傷風是否確實人命所關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辛小六被毆身死據仵作屍親鄰佑人等僉供

辛小六于六月初六日受傷之後將紙灰掩蓋用布包裹行動如常時因天氣炎暑脫落包裹至十六日始覺生風伊兄辛玉榮取藥調治似覺稍痊至十九日抽風復發隨身往後仰頭往右偏至二十一日殞命後經相驗口眼人中鼻準微有斜歪各供不移高龍應照原毆傷輕不至于死後因傷風而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高龍合依原毆傷輕不至

于死後因傷風而死者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
減等發落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
四十板仍向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
屍親收領等因乾隆四年四月十一日題十三
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稟報事實看得豐縣民仇二忙刺傷鄭美臣傷風身死一案先據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緣仇二忙與鄭美臣素無仇隙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鄭美臣與仇二忙在首姜集酒肆共飲鄭美臣因仇二忙隣人葛松山欠伊餚錢四十文着令仇二忙代爲索討仇二忙不允相爭鄭美臣詈罵欲毆經張五文勸散仇二忙回家邀同伊兄仇大忙各帶鐵鎗防身向理行

未數步適鄭美臣喊罵而來兩相撞遇鄭美臣拾磚欲毆被仇二忙用鎗刺傷左肋鄭美臣蹲地詈罵仇大忙亦用鎗連刺鄭美臣右腿右脚跟鄭美臣罵不絕口仇二忙又刺鄭美臣右脇右臀經張益勸散鄭美臣之兄鄭任控縣驗傷押令仇二忙保辜醫治各傷俱已平復行動如常惟左肋一傷尚未全愈不意包紮不慎以致傷處進風醫治不效至二月十七日殞命驗審供認不諱將仇二忙依原毆傷輕後因傷風身

死例擬流係兇徒持鎗傷人照例改發烏嚕木齊等處種地當差仍追埋葬銀兩等因具題前來查傷風身死命案必其原毆傷輕不至于死者方與兇抵之例符今仇二忙弟兄用鎗共刺鄭美臣傷至五處其情形已屬兇横而仇二忙所刺鄭美臣左肋一傷耷閣屍格尚有膿跡是其鎗刺原傷本重且將近兩旬尚不能痊其非傷輕可知遽照因風身死例改遣與例不符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莊有恭疏稱仇二

忙持鎗刺傷鄭美臣驗明傷處已經平復原驗口眼歪斜實係冒風形像故照例擬流改遣惟是仇二忙與伊兄仇大忙持鎗進刺鄭美臣五傷將越兩旬之久而仇二忙所刺之左肋一傷尚未就痊以致傷處進風誠屬傷非輕淺與原毆傷輕因風身死之例稍有未符查律載刃傷辜限三十日鄭美臣于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被傷至二月十七日身死尚在辜限之內將仇二忙改依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等因

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仇二忙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前疏內稱仇大忙緝獲另結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仇二忙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報明事曾看得銅山縣梁明安致傷王堂冒風身死一案先據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緣梁明安與王堂隣庄居住素好無嫌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王堂之弟王燦捉有鵪鶉一個于九月初一日帶赴夏家樓趕集適梁明安在彼見而取看欲令送給王燦不允時有崔勳走至梁明安即將鵪鶉遞給走開王燦向梁明安索要彼此爭吵當經張楚華葛臣等勸散

各歸梁明安因王燦辱駡氣忿前赴王燦庄上欲向伊叔王純一告知甫至庄西值王燦與兄王堂分執鐮刀鐵鎗在路撈草梁明安向王燦理論王堂庇護其弟用鎗戳傷梁明安左右後脇王燦丟棄鐮刀上前拉阻梁明安將王堂之鎗奪過用鎗桿打傷王燦右手大指又打傷王堂左右後肋携鎗走避王堂拾取鐮刀向砍梁明安情急用鎗頭挑格致傷王堂食氣嗓隨即逃遁王燦擡兄稟縣驗傷飭醫調治詎王堂于

九月初六日因洗臉不愼將傷處包裹擦開以致傷處冒風醫治不痊至初九日殞命驗審供認不諱查梁明安戳傷王堂雖屬鐵鎗但本係王堂所携該犯被傷奪過回戳並非梁明安持往與兇徒執持刀鎗傷人之例不符其戳傷王堂食氣嗓原驗傷係斜深並非直透乃王堂自不小心擦傷包裹以致冒風身死將梁明安依原毆傷輕因傷風身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照追埋銀等因具題查律載原毆傷輕不至于死

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是傷風身死命案必其原毆傷輕不至于死者方與免抵之例相符此案粲明安用鐵鎗桿毆傷王堂左右後肋兩處復用刃戳傷王堂食氣嗓正係致命咽喉處所原驗傷痕深入三分長至四分是其鎗刺原傷本重即不抽風已足斃命該撫遽照原毆傷輕冒風身死減等擬流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

柄直梁明安奪取鎗桿毆傷王堂左右後肋走避王堂又持鐮刀向砍梁明安情急復用鎗頭挑格致傷其食氣嗓驗明傷係斜深並非直透乃由擦傷包裹冒風殞命故照例擬流惟查食氣嗓係致命咽喉之處深入三分長至四分金刃刺傷誠非輕淺與原毆傷輕因風身死之例未符將梁明安改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梁明安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十年閏二月三十日題三
月十三日奉
旨衆明安依擬應緩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婊子

雲南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恩安縣夷民曾固毆傷曾約身死一案先據陞任雲南巡撫劉藻疏稱緣曾固與曾約俱係夷人素不相識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曾固因伊妹夫達知蓋造新房攜酒往賀達知卽邀隣人頗戛相陪共飲曾約係頗戛堂弟同往飲酒曾固各唱夷曲叉至頗戛家頗戛亦沽酒邀飲時已夜深達知先回曾固與曾約俱人醉鄉曾固手拉曾約唱至達

知門首被門檻絆跌仆倒並將曾約帶跌撲壓
曾固身上曾固手推不動隨手摸取門旁小斧
向上一擊致傷曾約額顱報驗保辜延至十二
月二十一日因傷身死經縣驗審詳報覆加親
訊無異查律載刃傷人辜限三十日又律載鬬
毆傷人限外十日內果因本傷身死情真事實
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等語曾固毆傷曾約越三十三日因本傷身死
將曾固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照例奏請

定奪等語具

題前來查律載持兵不用刃持其背柄以毆人亦

是他物又律載他物傷人者限二十日平復刃

傷限三十日破骨者不論手足他物限五十日

又律載手足他物金刃傷限外十日之內破骨

傷限外二十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者方擬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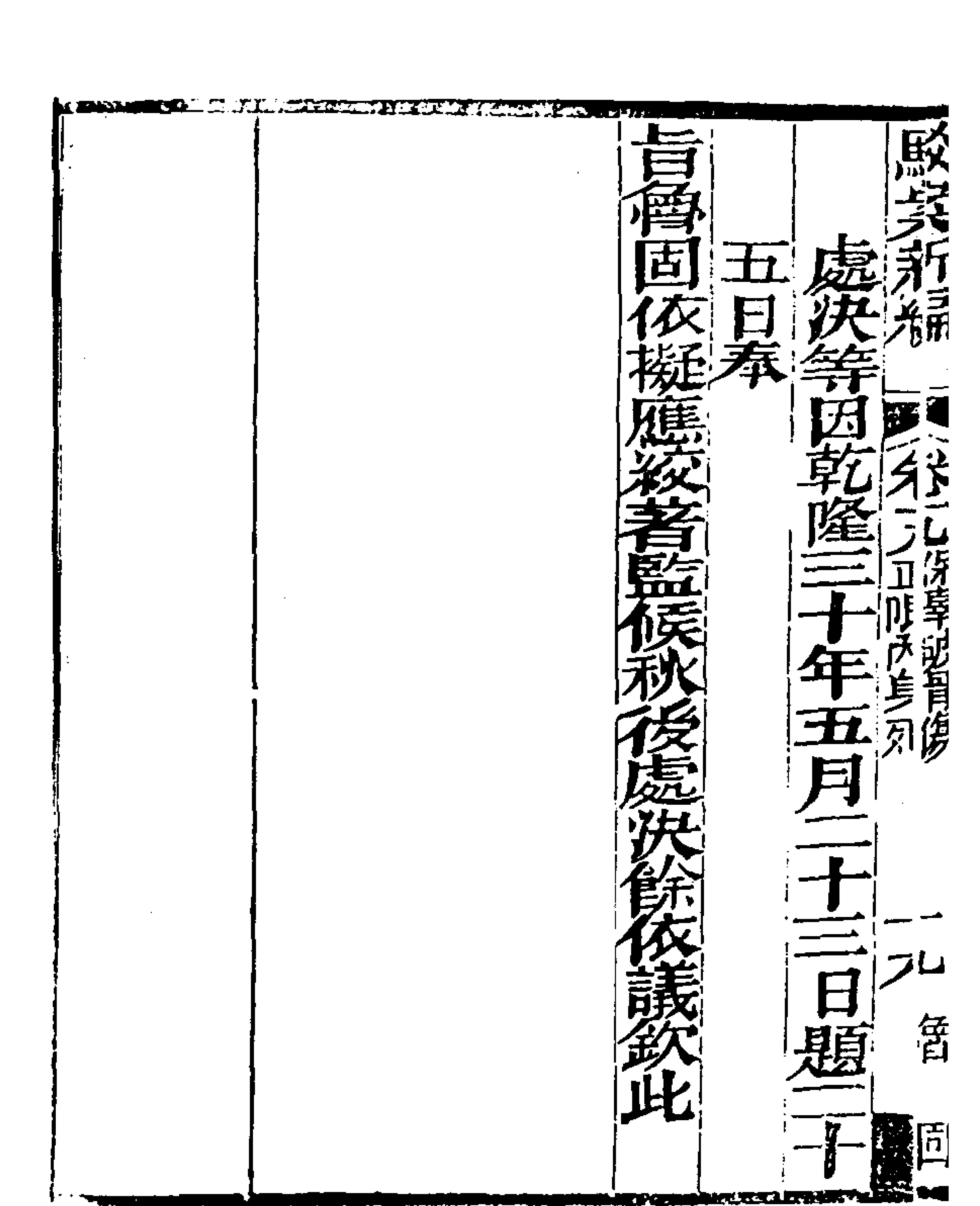
罪奏請

定奪此外不許一槩濫擬覆奏各等語今曾困毆傷

曾約致死一案查係用斧背毆傷僅照他物傷

人律限二十日平復該撫照刃傷定擬已與定
律不符且查原驗傷痕額顱骨損係斧背打傷
是所毆既至骨損應以破骨重傷和限五十日
爲斷曾約越三十三日身死正在五十日正限
之內更不得濫行奏請該撫並未詳查據實聲
明率以刃傷三十日之限爲斷謂曾約死于辜
限外十日之內將曾固擬絞監候引例聲請傷
痕看斷不符案情殊未確鑿礙難率覆應令該
撫將曾固毆傷曾約致死原驗傷痕詳查明確

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
該撫常鈞疏稱查律載破骨者不論手足他物
限五十日又律載辜限內因傷死者以鬬毆殺
人論各等語今曾囬用斧背擊傷曾約頷顱骨
損越三十二日身死在五十日正限之內曾囬
應照辜限內因傷身死以鬬毆殺人論依律擬
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曾囬合依鬬毆殺人者不
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等因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題二十

五日奉

旨詹固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旌德縣民芮天明咬傷芮觀受手指身死一案據安徽巡撫馮鈐疏稱緣芮天明係芮觀受緦麻服弟素好無嫌芮天明與芮觀受有公共棗樹一株乾隆二十九年芮觀受私自摘棗一升未曾分給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芮天明亦自行摘棗三升芮觀受見而斥責兩相爭論芮觀受手拉芮天明欲投族長理論芮天明不能掙脫咬傷芮觀受左手大指

芮天明延醫王霞調治詎芮觀受手指被咬潰
爛延及左手背左手腕等處皮肉亦爲濃水泡
爛至八月二十四日身死芮天明當即脫逃報
縣飭緝旋據芮天明自行投案屢審供認不諱
查已死芮觀受係芮天明本宗緦麻服兄將芮
天明依律擬斬監候並聲明芮觀受于保辜正
限二十日外身死照例奏請
定奪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芮天明合依卑幼毆本宗

緦麻兄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既稱芮天明所摘之穀仍追出一半給芮白
仁收領聶樹照舊公共管業等語均應如該撫
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芮天明于七月二十五
日咬傷芮觀受手指並未傷骨至八月二十四
日因傷潰爛身死係在保辜正限二十日外餘
限十日之內相應照例附疏聲明等語查保辜
律載手足毆傷人者限二十日平復又例載毆
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十日之內果因

本傷身死情正事實者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又律載限外死者止科傷罪等語此原統凡人
親屬而言嗣于乾隆二十三年 臣 部奏請將卑
幼毆死緦麻尊長于保辜限外身死例應止科
傷罪者按其所毆傷如罪在徒流以下于斬候
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奏准通
行在案此專指卑幼毆死緦麻尊長死于餘限
外者而言其在餘限內身死者原奏未經議及
若與限外身死之犯同一減流未免輕重無別

臣等公同酌議卑幼毆傷緦麻尊長餘限內果
因本傷身死仍擬死罪奏請
定奪如蒙
恩准減等比限外身死者酌加爲邊遠充軍庶情法
兩爲適平倘蒙
俞允此案芮天明咬傷緦麻兄芮觀受餘限內身死
卽照此辦理將該犯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仍追
埋葬銀兩給屍親具領並通行直省督撫一體
遵行等因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題本日

奉

旨芮天朋咬傷芮觀受至保辜限外餘限內身死着

從寬免死杖責發邊遠充軍餘依議欽此

奉天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廣寧縣民師禮戳傷邱進禮限外因傷身死一案先據

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雅德等疏稱緣師禮與邱進禮素好無嫌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適有陳二陳福張玉朝等在邱進禮家閒談邱進禮言及拾有骰子六顆卽約師禮用籌馬同賭擲至晌午師禮輸市錢六十三千均被邱進禮等贏去師禮令邱進禮揹承邱進禮

不肯致相爭嚷邱進禮隨向撲毆將師禮打倒按地師禮即拔小刀向戳致傷邱進禮左胲肕左膀左臁肕右大腿等處報縣驗傷保辜邱進禮傷口潰爛延至十月初九日因傷殞命供認不諱將師禮依鬭殺律擬絞照例聲請

定奪減一等擬以枷責等因具題經臣等以此案師禮因與邱進禮賭博起衅將邱進禮左胲肕等處戳傷報縣驗傷保辜係在八月十八日扣至九月二十八日正限餘限俱滿今邱進禮于十

月初九日傷潰身死已越餘限之外十有餘日按律止科傷罪乃該府君等將師禮援引正限外餘限十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之條擬絞聲請與例不符未便率覆應令該府尹等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將尹等疏稱覆查師禮于八月十八日用刀戳傷邸進禮延至十月初九日身死雖死屬因傷然越保辜正限餘限之外十有餘日應將師禮改依刃傷人律擬杖八十徒二年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府尹等所題師禮合依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律應杖八十徒二年至酌所折責二十板該府尹前疏內稱陳二張玉朝等均照賭博例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牌頭宋智訊無知情貽隱應照失察賭博例笞五十賭具銷燬無憑查起攤場錢文訊係囂竄免其着追等語均應如該府尹等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為結狀事會看得太谷縣僧人悟明扎傷僧人行濟身死一案據署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緣悟明與伊師行達俱在永慶寺披剃乾隆二十五年間行濟之師真琇因寺僧眾多將悟明師徒分出本村東疃廟另居撥給寺產地三十三畝素無嫌怨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永慶寺演戲悟明與徒性佛性一至寺看戲悟明旋入廟房與行濟師兄行寬坐談行寬談及寺

產不敷索還地畝悟明不允致相詈罵行寬卽用拳向毆悟明閃避順取桌上小刀扎傷行寬額顱左腮脥咽喉左右耳根倒地悟明出院欲走行濟聞喊持棍趕至撲毆悟明扎傷行濟項心性佛趨入勸解行濟疑其幫毆混罵性佛奪獲木棍毆傷行濟左肩用被行濟將棍格落性佛又拾鐵爐條戳傷行濟右眼胞行濟復彎身拾棍悟明恐其拾棍還毆又用刀連扎其肩背致傷行濟項頸左咽喉左右倒地悟實性一先

後起援性一亦拾小鐵斧用背毆傷悟實偏左偏右而散報縣驗傷保辜醫治詎行濟傷處潰爛延至三月十一日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行濟被毆扎各傷惟悟明所扎咽喉潰爛透內實係致命重傷應以悟明擬抵悟明除刃傷行寬并違例招徒各輕罪不議外應依律擬絞監候性佛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署撫所題悟明合依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應擬絞

監候秋後處决該署撫既稱性佛合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性一用斧背毆傷悟實偏左偏右若僅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不足蔽辜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俱勒令還俗悟明產地三十三畝仍歸永慶寺管業再私自送子披剃性佛性一之父俱經病故應毋庸議性佛等杖罪先行發落等語均應如該署撫所題完結再該署撫疏稱悟明于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扎傷行濟咽喉等處至三月

十一日因本傷潰爛身死係在三十日限外十
日之內照例聲明奏請
定奪等語查律載刀傷人限三十日平復又例載鬬
毆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十日之內果
因本傷身死情正事實者另擬死罪奏請
定奪各等語今情明於二月初八日扎傷行濟咽喉
等處延至三月十一日身死已越三十四日係
在辜限外十日之內因本傷潰爛身死應照例
聲明奏請

定奪倫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署撫將悟明杖一百流
三千里仍照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
領以為營葬之資等因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
日題十四日奉
旨三法司核覆僧人悟明扎傷行濟身死一案因在
保辜限外照例減等杖流所擬未為允協此案悟
明先用刀扎傷行覺及行濟聞喊趕往悟明復持
刀連扎行濟項心肩背項頸咽喉左右多傷行濟

旋因咽喉潰爛殞命其死既由於致命重傷且逾辜限僅止四日未便照常末減況情明既係僧人即應守戒乃逞兇連扎二人一死一傷實爲狠惡情明仍著問擬絞候並入于本年秋審情實以示懲儆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有僧人行兇斃命之案偵不得輕議寬減欽此

行在刑部

一起爲審明具奏事據管理駝官兵大臣拉旺多爾濟等奏送馬甲王裕明用斧砍傷馬甲善德一案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交該部欽此欽遵將人犯交送到部　臣部派委司員帶領仵作親往善德受傷處所驗得善德頂心偏左近下有破傷一處用白布包裹破血粘住因怕風傷未揭未量分寸左手中指背有破傷一處餘處無傷隨訊據善德供我係鑲藍旗

滿洲查蘭泰佐領下馬甲年三十九歲由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嘗拉駱駝王裕明是我們同伴來的平日並不認識因為當差纔認識的我因王裕明不曾當差時常說他幾句是有的本月二十五日晌午時我在帳房盹睡不知王裕明何故用斧在我頭上砍了一下把頭砍破了我疼痛驚醒就跑出帳房外喊叫有同伴人胡國用過來把王裕明手內的斧子奪下把王裕明捆送章京的我與

一裕明並無別的嫌隙是實胡國用供我係正
白旗漢軍李浩佐領下馬甲年四十八歲由太
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本月二十五日到太平莊營盤我與同
伙常福在一帳房裏住歇同伙的王裕明與善
德另在一架帳房內住歇是晌午時不知王裕
明怎樣用斧把善德頭上砍傷那時我見善德
跑出帳房叫喊即忙過去見王裕明手拿斧子
我奪下又叫同常福們把王裕明捆起報明章

京把王裕明送部的並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緣
故是實王裕明供我係正白旗漢軍光祿佐領
下馬甲年四十五歲由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我與同伴拉駱駝的馬甲善德素不認
識因這次同來當差纔認識的我因初次隨
營不懂得差使因此善德時常在路上欺侮罵我
每遇有費力差使叫我去當二月二十五日晌
午時來到太平莊營盤見善德在帳房睡我
想起他在路上欺侮罵我我一時氣忿就取釘

鐝子的斧子乘他不備在他頭上砍了一下他驚醒用手招架致將手指劃傷他跑出帳房喊叫就有同伴的胡國用趕來把我斧子奪下將我捆縛同明章京送部的我實因他在路上欺我我想砍傷他出氣並無別的緣故是實各等語臣以王裕明乘善德盹睡用斧兒砍顯係故行殺害復嚴加詰訊據王裕明堅稱實因被善德欺侮一時氣忿砍他兩下出氣並無要殺他的心如有心致死他當他跑出帳房時我豈有

不趕去再砍他的馬求詳情等語再三研訊矢口不移隨將善德飭交地方官醫治養傷在案查保辜律載刃傷人者限三十日平復等語今王裕明用斧砍傷善德加辜限內身死王裕明應行擬抵若傷經平復應依律擬徒但王裕明

奏派隨

營牽駝不善當差因挾善德斥責微嫌輙敢懷忿

于

行營重地用斧砍傷善德頭顱殊屬目無法紀應

將王裕明飭交地方官嚴行監禁依律保辜如
善德限內因傷身死即將王裕明依律擬抵另
行奏
聞如善德限內傷經平復王裕明亦未便僅擬杖徒
應從重將王裕明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
懲儆至不能約束之該管章京職名業經管理
牽駝官兵大臣奏交兵部查議應聽兵部照例
辦理爲此謹
奏請

旨等因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旨此案王裕明在行營處所輙敢用斧砍傷善德甚屬不法該部仍照常律問擬不足以示懲儆王裕明不必俟善德保辜限滿即交總理行營王大臣先行插箭隨營示衆如善德限內因傷身死王裕明即于該處斬決即使善德傷經平復亦應將該犯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嗣後行營地方遇有此等金刃傷人案件行在刑部及總理行營王大臣俱着照紫禁城內之例辦理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稟明事會看得嵩縣民張文秀推跌告休典史程尚智身死一案先據河南巡撫阿思哈疏稱緣程尚智係嵩縣典史已告休回籍伊子程文炳因娶張氏懷孕尚寓嵩縣嗣程尚智來嵩探望見張氏婢女如意年已長成勸令擇配知趙學武未娶妻室遂遣媒陳氏說合議明財禮錢八千文布二疋陳氏即將錢四千文布二疋送交張氏時程文炳赴陜西貿易張氏未敢

擅專陳氏設詞慫恿以程文炳回日倘或不允
仍可退還張氏遂將錢布收受迨乾隆二十七
年七月二十五日程文炳自陝還嵩以如意係
伊豢養成人原許其回籍擇配即令伊弟程四
將原收財禮錢退還陳氏因趙學武不肯收回
財禮赴縣呈明程文炳亦具控陳氏哄騙詞內
牽連陳氏之夫張文秀姓名張文秀畏累情急
於閏七月二十三日赴程文炳門前喊嚷程向
詈罵張文秀氣忿回詈并用手掌一推致傷

程尚智心坎程尚智年老力衰被推仰跌倒地
致被墻角石塊磕傷腦後至二十五日殞命查
程尚智雖曾任嵩縣典史業經告休回籍復來
嵩縣並非現任該管之官查律內奴婢毆舊家
長以凡人論則部民之毆舊管官自不得以現
任同論將張文秀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經　臣　部查律載改除致仕等官與現任同
又律載軍民毆佐貳首領官死者斬監候各等
語此案張文秀因伊妻陳氏曾與原任嵩縣典

史程尚智子媳之婢媒合嗣經程尚智之子程
文炳不允具控該犯情急前往喊嚷程尚智出
而詈罵該犯回詈并掌推程尚智倒地致墳角
磕傷腦後殞命程尚智曾任該縣典史雖經告
休實屬以理去官張文秀輒行推跌致斃自應
仍照毆死現任官科斷方為允協今該撫援照
奴婢毆舊家長之律將張文秀依凡鬬擬絞查
部民之與奴婢其分既有不同而奴婢之於舊
家長或係轉賣或經贖身恩義亦本有區別未

便牽扯比引反致罪有出入應令另行妥擬具
題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此案原
任嵩縣典史程尚智告休同籍嘗屬以理去官
張文秀係舊管部民輒敢推跌致死雖已去任
應仍照現任官科斷前引奴婢毆舊家長同凡
論之條將張文秀依凡鬬殺律擬絞誠未允協
張文秀應改依軍民毆佐貳首領官死者斬律
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張文秀合依軍民毆佐貳

首領官犯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
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題十月初二日奉
旨張文秀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為呈報事會看得秀水縣銅匠李邦安毆傷伊徒許龍觀身死一案先據浙江巡撫莊有恭咨稱緣李邦安習業銅匠向在秀邑銅爐舖內工作生理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許龍觀胞叔許士全憑陳大發說合將許龍觀送與李邦安為徒習學爐匠議定年分未立投約二十四日晚許龍觀在舖鑽壞爐蓋花眼李邦安慮賠情急隨手向毆許龍觀閃跌被爐蓋擦傷

左胯李邦安看爐蓋不能修整復與許龍觀看
視許龍觀强辯李邦安愈加氣忿隨手毆傷許
龍觀左眼胞許龍觀仰跌又被在地造爐器具
墊傷右腰眼許龍觀次日仍舊工作至二十八
日晚李邦安打爐要緊不及照看許龍觀即在
作發睡臥次日許龍觀覺身子不快李邦安
即將許龍觀送還許士全許士全詢知許龍觀
曾被毆傷仍馱許龍觀往交李邦安適李邦安
外出經鄰人曹名世給與粥食勸許士全領回

詎許龍觀傷重延至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日殞命報縣驗訊供認不諱查例載僧尼道士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至死者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匠藝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李邦安因許龍觀鑽壞爐眼急加教責拳毆眼胞本非致命適因跌墊致死應請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恩旨以前應減為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查

例載僧尼道士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至死者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匠藝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又毆受業師律註內稱儒師終身如一其餘學未成或易別業則不坐各等語今此案李邦安業習銅匠許龍觀于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投拜李邦安爲師二十四日即被李邦安毆死是爲時僅越十日並非學業已成既不便遽照師徒之律問擬且許龍觀失手鑽壞爐盔李邦安動手向毆業

已閃跌受傷李邦安復行違忿毆傷許龍觀左
眼泡以致許龍觀跌墊腰眼身死是許龍觀並
非違犯教令李邦安亦非以理毆責與例載以
理毆死弟子者迥乎不同該撫將李邦安照匠
藝人等毆死弟子例擬以杖流殊未允協應令
該撫詳察案情再加研審按照律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能學鵬疏
稱覆加研鞫悉與原供無異查毆受業師律註
內稱儒師終身如一其餘學未成或易別業則

不坐等語今許龍觀于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投拜李邦安爲師習業爐匠至二十四日卽被李邦安毆傷致死習業僅止十日實非學業已成可比況許龍觀失手將爐荅花眼鑽壞實係甫經學習年幼無知並非違犯教令李邦安兩經毆打致令閃跌受傷雖非有心致死但與以理毆責者有間誠不便援照匠藝人等毆死弟子之例問擬李邦安應以凡論故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邦安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題

十六日奉

旨李邦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為稟明事會看得建德縣僧沛林毆傷徒弟禪立身死一案先據安徽巡撫馮鈐咨稱沛林在勝景寺出家招歙縣唐姓幼子為徒取名禪立七歲撫養師徒和好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勝景寺施主方寵壽等以寺係公建捐有贍寺香火田畝伊等因寺內香燈沛林供奉不周方寵壽倡議至寺辭逐沛林懇求未允訂俟三月初五日以前搬移而散方寵壽等另招僧

祥祿至寺接代沛林因未至期不肯搬讓祥祿
遂即出寺迨初十日沛林仍未出寺方寵壽等
集至寺內向催沛林托言下山辭謝施主至方
尚積家懇求寬緩方寵壽亦即踵至方尚積轉
向求寬方寵壽等以沛林過期衆復因循執意
不允方寵壽等遂解束腰布帶欲拴沛林項頸
沛林情急聲言上山帶徒同走沛林氣忿方寵
壽亦尾隨後行沛林先至寺內適伊徒禪立站
立爐邊望見沛林進寺向其痴笑沛林詢其因

何好笑禪立不答沛林觸忿卽在爐邊拾石向毆責其非理不虞禪立轉頭回顧適傷腦後等處至夜殞命查沛林實因禪立向笑拾石毆打責其非理不虞禪立回頭致傷腦後身死例載僧尼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僧沛林應照毆殺小功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部經 臣部以例載僧尼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

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有同凡論等語此案僧沛林因施主方寵壽等餞送出寺沛林求緩未允方寵壽欲拴其項頸催令出寺沛林氣忿上山伊徒禪立向其癡笑沛林向問不答即逞忿拾石毆傷禪立致命腦後等處殞命查禪立向師一笑不得謂之違犯教令而沛林拾石毆斃亦不得謂之以理毆責乃該撫以沛林誼屬師徒遽以杖流定擬殊未允協事關生死出入礙難率覆應令該撫衡情酌法詳核例意

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
疏稱此案沛林因施主方龔壽欲拴其項預催
遂出寺氣忿上山伊徒禪立向其凝笑原非違
犯教令可比乃沛林向問不答即邊兒拾石毆
打以致受傷殞命雖與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毆
扎致死者有間究與以理毆責者不同則沛林
之致死禪立應同凡論僧沛林應改依鬬毆殺
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沛林合依鬬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

九日題十二日奉

旨沛林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山西道御史戈源奏准定例凡僧道停止給發度牒其從前領過牒照各僧道遇有事故仍將原領牒照追出於歲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京山縣僧開月毆傷伊徒法元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撫梁國治咨稱緣開月自幼披剃向未傳給度牒在旡廟棲住時有天門縣楊其隆之子拜開月為徒取名法元教養數載詎法元素性頑劣不聽教訓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初五日夜法元在集遊蕩夜深回廟開月斥責法元頂嘴開月遂將法元用小竹片責打左右兩腿左右胳膊數下法元不服仍

向開月強嘴混罵開月又用竹片側打一下適傷法元頂心偏右殞命報縣驗詳審訊無異查開月因徒法元不聽教訓理責致死合依僧尼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等因咨部經臣部查律載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還俗又例載僧道年未四十即行招徒者照違令律治罪所招生徒勒令還俗又僧道因弟子違犯教令非理扎毆致死者

同凡論各等語此案僧人開月並未傳僧度牒

其招徒法元時年亦未至四十是開月法元均

例應還俗之人不得與師徒同論乃開月因法

元夜深回廟輒毆致斃查閱原招屍係赤身

時已半夜其竹片側擊頂心一傷深至抵骨以

年僅十二之法元身被毆擊抵骨之重傷豈猶

得與以理訓責者比今該撫僅據開月一面之

詞毫無證據依僧道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

責致死例擬流殊未允協事關罪名出入未便

空覆應令該撫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開月並未領受度牒其招徒法元時年尚未至四十是開月法元均係應還俗之人不得與師徒並論則毆死自應仍照凡人科斷將僧開月改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僧開月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初五日題

初十日奏

旨開月依擬應緩者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附僧人逞兇謀故惨殺十二歲以丁幼孩者即擬斬决新例

一起爲遵

旨改擬具奏事會看得徐溝縣僧人界安毆死伊徒韓二娃一案據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緣界安籍隸陽曲縣自幼在徐溝縣娘娘廟披剃爲僧乾隆四十年七月間有太原縣民韓貴隴將子韓二娃送與界安爲徒韓二娃年幼貪頑界安屢次責打不悛四十一年八月初九日韓貴隴赴廟探望界安留其住宿同吃午飯界安

飲酒將韓二娃不受訓誨之處向韓曾隴告知
迨至天晚酒飯俱畢韓二娃外出界安於起更
時尋回韓二娃啼哭界安酒醉生氣即將韓二
娃衣褲扯脫用繩縛其兩手拴吊樑上又將蔴
繩雙股扭住用水浸濕毆打韓二娃兩腿兩胳
膊韓二娃未曾求饒出言抵觸界安愈覺惱恨
頓起殺機用繩遍身亂毆韓曾隴同工人高廷
上前拉勸俱被推開韓曾隴跪地狠求亦置不
理仍復狠毆致傷韓二娃心坎脊膂多處立時

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僧人界安恃酒逞兇將年僅十一歲之幼徒韓二娃剝衣用繩遍身疊毆多傷立斃其命殘忍已極據供臨時有意欲殺應同凡論將界安依故殺人律擬斬監候先行刺字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照擬核覆具

題奉

旨僧人界安將十一歲幼徒韓二娃用繩拴吊疊毆立斃甚至其父韓貴跪地求饒亦置不理其兇狠慘毒情罪甚為可惡該部僅照故殺律擬以斬

僧尚未爲允僧人出家持律原不應身犯殺戒是以每年秋審時遇有僧人毆斃人命者概予勾决以示懲儆今界安因其徒年幼貪頑輙恃醉逞忿頓起殺機立寘之死是界安既犯王章又破佛律非常人鬪毆故殺者可比豈可令其久稽顯戮着交該部另行妥議定例具奏此案即照新例辦理欽此臣等現經遵

旨議嚴將僧人逞兇謀故條殺十二歲以下幼孩者改爲斬決界安應即照改定新例擬斬立决該

撫既稱高楚委係年老並非勸阻不力應毋庸
議等語應毋庸議等因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奏本日奉
旨界安著即處斬餘依議欽此
刑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旨僧人界安將十一歲幼徒韓二娃用繩拴吊疊毆
立斃甚至其父韓貴匍跪地求饒亦置不理其兒

狠條毒情罪甚爲可惡該部僅照故殺律擬以斬
候尚未爲允僧人出家持律原不應身犯殺戒是
以每年秋審時遇有僧人毆斃人命者概予勾決
以示懲儆今見安因其徒年幼負頑輒恃[illegible]忿
頓起殺機立寘之死是見安既犯王章又破佛律
非常人鬬毆故殺者可比豈可令其久稽顯戮着
交該部另行妥議定例具奏此案即照新例辦理
欽此仰見我
皇上衡情定法明允協中之至意伏查僧人首重殺

戒佛律綦嚴而兇毆幼孩有心惊殺尤爲

王章之所不容 臣 部向來核辦僧人殺人情重之

案因秋審概入情實是以定案時各照鬬毆謀

故本律分別絞斬定擬統歸秋審辦理未經另

立科條原屬缺畧今僧人界安立斃幼徒韓二

娃一案韓二娃年僅十一該犯恃醉拴捆用浸

濕蔴繩毒毆其叉跪求不允復疊毆鱗傷有心

斃命似此兇惡殘忍出自僧人尤爲很毒誠如

聖諭非常人故殺者可比不可令其久稽顯戮 臣 等

遵

旨酌議應請嗣後僧人違兇謀故慘殺十二歲以下

幼孩者即擬斬立決庶兇惡僧人咸知儆懼而

情法益昭平允其餘尋常謀故鬬殺之案仍照

本律辦理恭候

命下臣部載入例冊通行遵照所有僧人界安故殺

幼徒韓二娃一案即照新例改擬另摺具奏等

因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